
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
车，马，邮件都慢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这不是我写的，是木心写的，作引子。给段帅写诗，源于追求浪漫。写三行诗，源于懒惰。行多了不想动笔。

选我们过往的合照印成明信片，背面写上小诗，趁他不在北京时寄给他。邮件真的很慢，比最慢的快递还要慢，很慢很慢、很慢很慢……

你也可以哪天来我们家玩啊<
见一见你昔日的可爱的同事刘某<
>见一见你

这首诗直接摘自我们初识时的聊天记录。前两句是我说的，后一句是他说的。刘某是我们共同的好友，也是我当时的室友。现在看来，我这话说的确有犹抱琵琶却拿刘某来半遮面之嫌，倒是他直率，直接戳破我的伎俩。

“你们两个谁追的谁？”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回答总是大相径庭，各自声称自己才是“追”这个动作的发起者。然而有逃才有追，两个人若都在追，那我们追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
医生问我有没有服药
该怎么解释呢
我的解药不在身边

“功能性消化不良”——病例里是这么写我的。饱受肠胃不适的我，和他一起吃饭时胃口却出奇的好。若解释成他比我会点菜，未免草率；若解释成他秀色可餐，未免不实事求是。思来想去，或许他真是我的良方解药。

他有时离京，我便只能“断药”，肠胃不适也会悄然复现。这样的戒断反应，总会让我感叹自己“药物成瘾”。非要等他回来，才重获新生。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原来确有其事，古人诚不欺我！

你在身旁熟睡
面向你，威震三关
背对你，声闻四达

他的呼噜打得很是可以。单身的时候就曾捕风捉影地想：将来的男朋友要是打呼噜可怎么办？成真的梦想没几件，这件倒是结结实实地实现了。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”隔三差五地被这满盘珠吵得辗转难眠，于我已是家常便饭，床头的耳塞成了我们亲密关系的见证人。

这首诗借用山西代县边靖楼上的牌匾，一侧曰“威震三关”，另一侧“声闻四达”。代县是段帅的老家，边靖楼乃当地一鼓楼，楼上两块巨匾，匾上题字遒劲有力，铿锵的战鼓声似要从那浓墨中涌出。然而战鼓终究没能传响千年，倒是这呼噜的余音绕梁许许。